

方山薛先生全集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六

書

寄少宰龍湖座主

都城荒旅獨受教愛正昔人所謂有大賢而爲之師
斯亦足恃矣尚復何言但憶彼時選考二司俱各得
人士習漸覺可觀鄙心甚慶亦竊虞之及抵家乃得
所聞殊切杞人之懷夫銓衡重地君子小人進退之
關天下治忽安危之所由出也障川迴瀾當必有以
處之方今士民咸屬望我公千萬爲世道留意時事
至此聲音笑貌非所獻於左右矣初至南京寓止未

定偶值鄒進士應奎行便草率附候起居鄒我公庚
子門人氣志向上不類流俗賜教一二

答鄒文徵

不肖游遭憂患困伏草土反已省愆莫知所措追惟
曩昔與君講道白下而四方朋輩亦時有相啓發者
今皆不可得矣此學不講今世通弊自吾鄉觀之更
覺寂寞不溺於勢利之相高則安於舉業之自足糾
結纏縛牢不可破求如執事知我之深信我之篤者
真不易得也非執事之知我信我也執事之心卽我
之心也卽千萬人之心也卽古今天下人之心也其

感應孚契之情有難以語人者二千里外連得手書
稔知遠念殊荷殊荷所示日脩記一冊見執事志學
精專工夫無間自此尋向上去便是作聖之功非徒
欲以一善而成名者僕雖顛墮振起多矣所論孟子
大體小體實未嘗離儘是痛快發明但引樂記人生
而靜一段中間如以感物爲性之欲及好惡無節等
語意節次終是未純此蓋多是後儒撰擬非聖人之
言也執事又謂先立之功湏是平日瞬存息養戒慎
恐懼保守得此心然後物交能思物至能反躬此亦
未免於揣摩想像之說終非根極理要之言蓋人之

一心萬物皆備立則便有主宰便不能奪非是懸空立着此心待物至然後從而思之方不能奪也況動靜無端寂感無常隨物順應所過卽化若是豫定於中則是有心應物而非虛靈之本體不免蹈世儒求中於未發之前之說其流之弊將逆億潛生不爲物引必爲理障毫釐千里正在此處其曰先立云者正是指出頭腦以爲學者最初用力之地工夫莫先此之謂也大體旣立便是小體不能奪便是思則得之非謂先立了大體待物至然後思之又有一層意見且思之云者即是感而遂通不是苦求力索只

人不能立大體感之不能通便爲小體所奪便是不
思則不得也孔子所謂慎思再思九思俱即是先立
大體工夫世間亦有一等未能立大體待逐事逐物
至面前方纔致思者便做得好時亦只是季文子之
類耳終非聖學執事高明融會當自得之執事又將
周濂溪聖學一章務與繫辭易簡等語相配雖是道
理一般其實不消如此轉合蓋聖賢言語亦多有隨
事應機處若必欲一一轉合到得窒礙時便有生吞
活剝割裂裝綴之病此亦是習根未除不可不察若
果能於本體工夫着實下手做去則自融釋脫落六

經皆我注脚何必牽制文義以自陷於固必將迎之
窠臼也執事愛我信我敢獻愚衷倘有異同望頻頻
示教長清齊之大邑寄百里之命正謂此任本非細
事以執事爲之必當爲昔之武城單父矣慈谿畧承
命附去亦當年一時意見不足觀也量時與地幸自
裁之唯敬教勸學一節近時號爲能事者最所不屑
量必以爲首務不待愚言之贅也千萬留意暑中草
草不盡

答蔣虹泉戶部

某不類延禍先母自謫所奔歸道出吳關重辱垂問

獲接顏采已非近時人物及覩稅政又知經綸之學
清絕之操寔勤羨慕特以困伏草土不敢奉候起居
耳即承翰教殊感記存及讀尊君璞翁家書益知庭
訓而執事之賢與令弟之奇豈偶然之故哉所諭壽
章某雖不文亦願奉命但不肖方舉襄事而衰經棘
人未敢輒親翰墨敬留空卷俟祥禪之後當勉圖請
教決不敢負所委也雖然以執事之賢自可以壽翁
於不朽其諸文章祝願又何足以爲重輕哉但願執
事自茲以往益懋初志則所以壽民物者亦將於是
乎在又豈特一家之慶而已某於執事雖僅有傾蓋

之雅而秉藝之好則寔有定交之意固不敢爲佞亦非所謂交淺而言深也亮之

答胡象岡提學

日聞左右校士作人不遑晷刻乃辱垂念不置時賜教音寵以華匾侑以多儀荒野草堂永爲生色矣非薄鄙人何以承此厚情也惟夙夜砥礪以無負執事責成之意庶或可以報稱於萬一不知頽墮之資終能克副鄙懷否數年來南輔文宗固多名流然以道義匡範諸生而不屑屑於文章課試之末者自蕭章二公之後賴有公在所謂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

民知敬學古人立教自是如此彼時俗浮沉之言諒
不足以混定見也會晤未涯恃愛及此時令漸暄惟
節勞珍攝是望

答汝士廉

憶自庚子歲與執事別於金陵今且十年矣想念何
可勝言鄙人罪謫之後南蒙收復即禍延考妣憂苦
百端恨不能卽對執事一論春初見邱報誤書尊名
爲臨安令適接使翰始知丞歸安感慰之餘殊覺悵
悵以執事遂養玄抱豈不能取高第爲顯官乃僅僅
若此耶我思古人明道龜山俱爲簿尉而當時師之

後世仰之惟執事素位而行遲以歲月當自有欣然
得意處矣千萬爲斯文自愛禪祭甫畢意氣感愴草
草不盡聞將有徐州之行可圖一會統留面悉

答熊元直檢討

昨都下之聚過承念舊依依不舍然亦各有人事往
復總不能劇談細論如豫章時矣南還又承遠餞委
曲雅誼何以當之留都事簡易於習懶京師一切書
問將作復止雖知已如元直亦遂踈濶抱歉何可言
即辱書惠并示諸製啓函讀之如對元直甚慰遠懷
鄙人無似百無所成惟從事於文頗專且久茲雖屏

去尚知一二敢獻愚衷古昔先王未嘗有意於爲文
六經之作所以闡天地之藏發心性之蘊紀綱人事
維持世道真如生人之飲食裘葛不可一日闕焉者
皆不得已而有言非無用之空言也孔孟繼作亦若
是焉而已戰國秦漢之文人始各逞其辭說以馳騖
於天下中間雖不無可觀而要之至理率多悖繆益
皆無得於心而有意於爲文徒以華世鼓譽而無益
於民生日用是豈先聖賢之所謂文哉唐宋數家雖
其風容色澤畧貶於秦漢而意義所存則或有庶幾
於道者柰何今之爲文者動稱秦漢而修詞造語依

傍影響如小兒之學舌優孟之作叔敖而自己之肺腸心贅得之於稟受者反若爲其所剗而噤不能自出一語可笑也其有稍知此義者則又高自標致務爲杜撰而於古人之成法一切抹撇自謂成一家言擺脫習氣乃顧爲支辭蔓說反有晦於明白簡切之理則又幾於因噎廢食者矣然則必何如而後可孔子曰詞達而已此千古爲文之準則也故爲文者若胸中真有一段意思直是見得透徹不得不發者惟據吾所見而直書之意盡言止不較工拙自是有用文字使本無可言或言而必欲隱伏避忌則固當涵

冰停蓄正不必綴緝支吾而虛費精力爲此無益之事也元直以文爲職者固未免有應酬之作但中間亦自有隨機發明道理處不有益於人必有益於己庶不爲無用之空言矣易曰修辭立誠韓子曰仁義之言藹如元直但立誠學仁義則不患文之不如古人也特在知愛不覺狂露惟采擇之

答郭文麓

日承寵顧感荷不遺某服色淒楚久失奉謝負歉寔深然中心懸懸時在左右郡學頽圯故地久湮某髫髻出游歌嘗竊慨慨乃今賴公修建而數十年之失地

一朝盡復殊爲慰忭但記文湏托之名家庶可信今
傳後顧乃濫及不肖其何以承之前已面辭詎謂尊
命再臨豐儀俯及如何如何某在草土百憂感集二
年來筆硯廢閣若必不容辭俟禪祭後當撰次請教
然亦只能爲老生常談以塞責免白必不能與文人
較工拙也恃愛敢預陳諸記室其許我乎督學公在
數日前亦有書見屬倘文移便中希鼎言致意非敢
遲滯也草率不次統乞原亮

答費二湖學諭

憶別君十年餘矣故交星散往事如夢可勝歎惘鄙

人迂戇每事認真違俗忤時惹忌招禍罪謫之後繼以憂居雖不即死已甘心廢棄矣昨以部檄追出復補祠曹孤居旅食去就靡定多君不棄專使馳辭副以嘉惠殊荷雅誼但稱謂過分寔不敢當思昔潯陽之會雖承諸君謬推中間一二學師謂余不當濫收其徒而余亦自知菲薄恒兢兢於好爲人師之患唯是雖朝夕相與者亦未敢輒有師弟之名矧君當時在德化縣學余因王掌教之嫌僅僅與君相會今君乃過謙至此不惟令人愧悚且恐聞之於衆適以重不肖之罪也自今以後倘有垂示乞削去門生之號

庶見相體相愛之情誠心直道決不敢欺望推心照
亮外附答丘子書幸即命來使致之值收藥匆冗不
悉

答丘朝弘學諭

離違日久每切想念冗懶因仍竟踈候問費使至乃
辱手書情誼委曲如見顏色且聞寧陽諸生服習教
誨足占教學殊慰鄙懷倘由此而進遂收安定蘇湖
之功則亦可以不負平生矣隨事盡分此正吾人實
自致力無入而不自得處亦奚必高官要職而後爲
快哉但所云自來不通京劄今特破例以候相知是

固特立之操然一向執着則恐亦未免淪於硜硜自
好之人特在過愛敢直言之及謂鄙人對人專以李
翱張籍輩待應德此寔好事者爲之而區區寔未嘗
有是也應德鼓篋時嘗以舉業文字示余已知其非
凡後遂數數往來甚相知厚自登第後頗覺稍存形
跡余謂各以事阻初不疑訝今聞君言豈亦好事者
有所鼓弄於其間耶昔柳子厚謂韓昌黎收召後學
抗顏爲師正謂翱籍輩也余每謂昌黎曾作師說輒
又躬自犯之恒竊笑其爲人矧某少不如人聞道獨
後豈得以舉業之故而遂敢侈然借應德以自重耶

縱不能自立決不應狼狽至此也應德嘗信執事爲處予之秀而執事亦不可謂不信余者顧亦有惑於人言宜乎間者得逞其計矣費友在九江相知亦未嘗及門受業渠書稱謂亦過推余滋陽相去不遠倘會間併望善爲我辭可發一笑餘情種種俗冗不盡

寄黃泰泉

夏間李一吾僉憲行曾附啓奉候未審能達否某初以今天下有公其人不獲柄用甚爲慨惜乃今靜觀熟思恐公卽出亦必不能與時俯仰不若高居海濱盡發所聞勒成信史以垂後世俾天下公是公非終

不泯沒昔人所謂窮而在下則其道明者正公今日
事也豈天意亦有在於斯耶某菲薄僣蹇辱公教愛
最深朝夕悵悵寔未嘗一日忘公也浙江之役固多
難處而拙直之性又不能爲世所容姑俟科場事畢
卽當上疏圖歸豐草長林甘心沒溺不知何日再覩
顏采也尤廻溪行敬託一問起居匆率草草莫罄鄙
衷臨楮神往

答朱鎮山提學

客歲京師殊荷雅情此蓋同心之誼彼此自切固非
汎汎交游者可例論也唯兄器局不凡造詣精進自

是有數人物鄙人潦倒何足以追逸駕而兄顧拳拳
垂愛感荷感荷春間入浙每見自閩來者輒問起居
知教鐸所半士類興起每圖通候苦無便役乃辱專
使馳辭殊愧先施益增瞻戀浙中自昔多才之地僕
豈敢有所軒輊但近來士子聰明俊偉者十僅一二
其諸綴緝浮套相扇成風雖文辭末藝亦多非由中
之語一及格言正論則相顧錯愕此非有大涵養大
力量者恐不能幹旋轉移也鄙人非薄振起無由如
蚤負山唯日惴惴耳將何以辱兄之下問哉使者告
行唯願益崇明德以慰斯文以光吾道千里相隔無

任注思亮之

與李羅村兵憲

曩在白下朝夕受教愛旣守制家居又承枉過此情
此誼何啻肉骨數年來踪跡不常遂成間闊時一思
之不勝惘惘前吾丈在江藩時某在都下值建昌孫
典史行曾修啓附候竟未審達否邇來吾丈聲實益
隆遠近稱述不惟齊魯倚重而犬羊窺伺之心亦將
賴以喙息干城保彰寔天下之所向往也某蹇拙踈
庸碌碌度日而越中變態不能調停無足爲高明道
者即因濟軒公行便附候起居暑冗草率不一

上少湖相公

夏初聞公入相賢者無不稱慶謂吾道光亨中外有
賴而積久之望今始得慰公私之喜豈勝踴躍特以
行役奔馳遂羈問候仰望台垣無任瞻戀某違教二
年辛苦萬狀髮種神疲百凡枯槁每思二十年來屢
遭排擯輒荷扶援今公論思黃閣密勿翠華而某乃
衰落如此自分不能備溲渤之用矣命也何辭此中
情事寔難調停浮言萋非只尺同異唯恃有此心在
耳固不敢恤也但憶往在屬下將有此行公謂再當
審處當時思家唯圖便道一歸今悔服先見無可追

矣茲因寇僉憲行便謹附起居寇古雅恬靜二十四
年科第僅僅若此蓋可與者敢托以布微悰恃愛率
爾無任悚仄

與尹洞山官允

違越光儀倏忽二載知已難逢勝聚易散衷腸默注
常在左右不特一日九迴而已客歲杪秋忽拜瑤篇
華劄開軸啓函捧誦錯愕而神游恍惚儼然長安對
月時也每有感創則輒一歌之足舒憤懣矣今年夏
初復承教翰反覆詞旨愛益加切匪直記存而已惟
公貞心粹養玉潤而栗賢愚受益益良狡輸誠大受遠

施之器自是如此僕本非才性又粗率雖痛自省又
一遇不平乃復吐發此中風俗更不相宜某亦何心
麋鹿之性日思豐草唯有去而已矣人情時事大段
可慨不知作何究竟挽回旋轉恃有公等惟厚自珍
攝以慰素望不悉

復李石鹿太史

京師數承寵教殊慰素心瀕行更辱欸錢寒夜秉燭
接席對談備領高誼違越以來時切瞻企但行役匆
匆久失裁候徒抱寸心耳查生至獲拜華劄仰荷記
存且聞玉節榮歸仙旌在望維揚士人咸羨登瀛益

知興起矣某叨學職化理無方作人寡效日切恐懼
思得近來士俗漸趨唯有講學一節差可人意中間
雖或不能盡踏實地終是知所向往有進步處當時
與公靈濟之會雖聚散不常畢竟亦覺漸有意思此
中浮汎不情且未敢言及維揚習尚原有頭緒公歸
振作當益興起無任顙望科場漸近校閱不前冗中
附復不悉

復趙方厓廷尉

某非薄不類迂戇忤俗惟公厚德高誼每畧迹而原
情殊切感荷昨承翰貺仰見記存恨不能一接顏範

以罄衷曲留都雅勝暫羈道駕鳳臺牛首鷺渚燕磯
足稱徜徉矣海濱多警近來諸公經理守禦漸有可
恃貴省預秋試者多相知之士而令器偶遺豈亦有
數達人大觀諒勿爲意也某以多病昨上疏乞歸又
爲當事者所阻碌碌度日無足爲高明道者使者行
便草率附復不一

答駱兩溪太史

久不接顏範恒切瞻企每於人士間得公起居誠足
以廉頑立懦不惟同年之光寔吾道之幸也去夏過
貴郡匆冗中未能進謁以遂請教之願至今抱歉即

承手翰已領所諭但令器還湏出考中間去取糊名
編號決不敢一毫着意也若以令壻之故遂阻其進
恐亦未安某平生拙慙凡對人不敢不以直告以此
忤時但於我公則又非所當避草率奉復幸孚亮之

答陳玉泉僉憲

不見吾丈久矣此心瞻仰曷有旣極前得邸報知從
者按閩日望道出武林冀一相見遲之不至將謂別
有便道頃得手劄始知又罹憂制竟失奉慰僕服役
一方踈隔如此回思往年日與吾丈倘佯於金陵諸
勝恍若夢中事矣人生碌碌百年光景嘉會能有幾

耶悵惘悵惘僕精力無復往時浙中諸事踈畧極多
罪過不知何以自免委曲於利害之間自分不能若
道理上差錯望直言規誨庶不侮平生相許之義來
幣因在旅中不敢拜領附使返璧嘉扇當奉揚仁風
矣舟發西水匆冗不悉

答王敬所提學

鄙人無似承乏貴省學政兩入赤城備領前哲行義
如台學源流所載者真所謂多賢之地也旣見金石
兩公面領高論不啻古人再詢諸士謂更有敬所王
公生雖未覩光儀而向往之心益已馳于象郡矣即

承華翰殊慰瞻企因在孤旅厚幣不敢承領謹附使
返壁暑冗中草率奉復未盡欲言

復陸東湖

曩在京師多辱雅愛佩服不忘入浙以來行役匆冗
有失問候恒切抱歉卽承華劄捧誦再三如覲光範
惟明公經綸宿學廟堂倚毘宣猷効悃日昃不遑顧
於某猶荷記存感激感激貴省多才之地中間事體
非經世諳練者不能調停非才荒落鄙性粗疎不能
盡如人意獲罪孔多高明有聞願一察焉當自得其
情矣便中及此更希教之

答鐘吳江季烈

去秋嚴州別後時切注念春來擬吾賢觀政既久且奉差勞苦必得選首竟爲吳江豈亦取選時局於數目耶雖然楊文貞公常恨不得爲縣令寔以德澤易於及人莫如此官執事與文貞同鄉而平生志在康濟固將於此乎發軔矣况吳江爲東南大邑財賦力役倍於他方而民繁好訟非得賢者爲之不可且去浙不遠早晚可以通問亦覺少慰鄙懷即承使翰相念之情固彼此同也近魯受通家之愛日深一日何以當之但二兒出疹只尺不能一見此心如割草率

附復嗣容另啓

與王槐野翰讀

前歲京師特與公隣對月論心臨風舒嘯不問閒冗
無間朝夕此其意氣雖公與僕固不自知彼旁觀而
泚笑者何能測識哉行役浙中遂離左右二年來有
時獨坐恍若對公固不啻夢寐見之而已去秋邵生
南還得公寓劄啓函讀之人情物理持論殆盡機迎
神解不覺坐馳又豈特覩函關之紫氣西漢之文章
云爾也但中間獎借不敢承當亦不敢自委謹奉以
周旋期不負公而已柰心無窮而力有限邇來所遭

殊自愧汗公亦記當事者初議乎本以學政遂屬於僕僕亦以學政直受不辭比至地方文衰俗陋自以爲是已成錮疾僕以庸醫不能鍼頂砭育洗腸滌胃生視其昏憤顛躓發譫見鬼則旣無策矣且又海上豪俠招集不逞引致島夷統衆數千隨潮上下所至城邑焚燒殺戮子女金帛劫掠一空鼓譟所向無敢當者僕於其間又不能設一方畧建一論議以爲民捍患積骸流血徒付歎憫昔人所謂飽食終日與下民一致耳將不有負於公之所期待乎近聞公掌翰留院比之北都若非耍津然實係我祖興王之地

舊章成憲可資采錄而山川佳麗要不徒止供游覽也公其有以見示乎小兒近魯以試事入城特命候謁門下尚其以猶子視之不吝發蒙之教至望至望

答石玉溪都憲

令子承芳至辱手書懇切足知道義之愛僕亦謂提學官士習民風所繫故不敢啓倖門以壞人心術不意竟以是獲罪大方至有在京師詆毀者謂僕朴責諸生至死浙中雖有造言之人亦原無此說不知四三千里外何人更復爲此也昨過貴郡見一所公亦甚相諒古謂善者好之僕雖非薄然受二公之知則

亦可以自慰矣鄙人雖不能謝絕世味然於宦情則
寔淡薄行使止足固未嘗少留意也彼何人者挾此
腐鼠以恣恐嚇亦何爲哉此固不足與辨亦聊以對
公一笑耳陽明祠在紹興者舊以新建伯題額余謂
陽明之所以取信於後學者其重輕不係於此故敢
更訂直書曰陽明先生祠此亦一時鄙見公乃以碑
文見屬則僕之淺陋豈能窺測陽明之蘊奧而贊揚
其萬一哉若其格言至論散在諸集或有一二攬入
者他日有暇當盡爲校閱彙成一編公亦當不吝往
復用相質正可也令子在省時科場事冗遂失奉復

茲因便役附此區區請教之私總未能一一嗣容再
布

答孫明軒憲副

憶昔布衣長安即辱寵顧乙未工曹益承垂愛二十
年來不敢忘也使蜀旌旄即能捐去野服長嘯遁入
山林目前如公者能幾人哉可爲吾道光矣鄙人拙
戇多忤時俗播遷之後從事耕釣者已五六年乃復
有茲役殊自愧汗即聞有人騰謗京師將爲驅逐之
計不知麋鹿之性日思豐草科場事畢即當圖歸吳
越山川密邇相望扁舟大笠公能同我游乎去夏過

秀州甚欲見公不獲如願即承翰使殊荷記存孤旅
無家厚幣不敢承領附使反璧學規附呈請教歲事
匆匆將渡東浙據案草率不次

答李同野憲副

客歲一見遂成闊別前發武林無緣晤辭不勝瞻憶
亦知吾兄相念之情固彼此同也頃辱專使連得手
教兼拜嘉貺殊慰鄙衷僕本迂疎况視浙中學政知
不能免但此心則不忍有負平生故遂勉立師模冀
回士習而人之好惡愛憎真不遑恤今得以全軀而
歸終於樵牧回首畏途自辛多矣惟敝地去浙不遠

海上之警時復有聞諒兄規畫可保無虞即見邸報
中楊䟽慨切天下有人菲薄瓦全真足自愧更役何
言小兒亦承念及通家之愛感激感激令郎近來想
日有進益吳支二生如何惟兄統成之耳使者行速
值對客匆冗不盡

答趙方泉提學

某以樗櫟之資自甘廢棄久矣前歲不揣復出補南
官司屬馴致承乏貴省學政私憂過計謂此官爲士
風民俗所繫較諸一職一事者更覺不同故日夕兢
兢唯恐有負而卒不能副乎衆志者誠才力之不逮

也若此心則豈敢欺哉茲歸敝廬雖不能擬王仲淹之讀書談道而偷閒自便此生亦過分矣我公方持教鐸振我南畿不以鄙人爲戒遠辱使翰反若有誤取焉者區區雖不敢當而世道則真有賴也感服感服瞻企益勤末由躬候聊此附謝語多拙直亦恃愛故耳亮之

答張水南公

三歲浙中服役諸郡家信罕聞昨得放歸次兒長孫先已中痘殤去懷抱作惡遂失候左右乃辱手書垂問益見厚德每事先施慚感慚感且聞所苦亦頗相

類殊爲愴然行路自古稱難于今尤覺叵測即返初服學稼灌園聊以卒歲韓子所謂幸不爲人所戮足矣又何言對使草率奉復一二情事嗣圖面承

答劉白石憲副

郎錢張三生至辱高文寵示披誦再三上薄秦漢草堂生色矣但獎借不敢當耳僕入仕途垂二十年迂愚直率多忤鮮合涵養未深自分終晦雖忝預吾丈年末而南北睽違近始傾蓋不意相諒乃過半也感服感服射圃亦倚藉完刻多荷留情豐草長林每醒午睡輒登臺眺覽如見顏色想公懷抱彼此相同固

不必合併爲快也諸生東歸草率附復不備

與周江郎

兩年在浙塵垢滿衣每一對公則若灑然滌去去冬
病卧辱公特過榻前從容數語不覺沉疴頓釋是迂
僻之性蓋不可一日無公也今春聞報即歸不及告
別而瞻忽之間則常在左右內外兩忘超然物表熙
熙陳臺公其獨步矣僕邇來無事莽坐林棲雄雌白
黑亦一切置之特未能時常對公質正猶覺惘惘耳
俞生近思歸過武林謹託問訊便中幸示一二

與楊會江

盱江別公倏忽七八年矣可勝懷想庚戌京師曾見
尊翁謂執事且至晨夕企望遲之不遂遂有浙江之
役旣鍾季烈來謂鄙人出京之明日而公卽至矣益
增惘惘昨公謫滁陽而生亦以迂拙竟謝事歸來望
醉翁豐樂相去只尺而懶散林簿不能遣候起居卽
因少林僧便聊附以聞庶見拳拳之懷耳僕與貴游
不通書問久矣然於公則不能割去亦以公能不爲
世俗態也餘惟珍重以副鄙懷是望

答馬谿田

甲辰龍江別公今且十年矣瞻憶道模無緣繼見而

函谷青牛亦遂斬不復出曷勝慨望中間升沉坎壈
亦曾一寄呂同州轉達未審得徹記室否頃謝浙中
學政歸終日杜門頽然蓬蒿忽奉手製專使遠馳如
從天降函啓捧讀反覆再三誠不啻五千言之惠也
當世守以爲琬琰光重豈有量哉敬叩使者獲悉起
居嘉勝天培元氣錫公上壽爲世儀刑海內士人罔
不忻願矧某受公知其爲慶忭又當何如古之君子
得志則其道行不得志則其道明惟公平生著述將
必有次第編輯者倘有便盡發以示至望至望即今
東南海寇出沒草竊乘釁民鮮寧居不但力竭而已

杞憂發恤不能一一爲公道也唯冀順時加攝以慰斯文

與孔文谷

乙巳雪中公顧我於錢塘江上且攜觴痛飲意氣慷慨別後途中作一詩書于赤壁卷尾寄上竟不得達昨在浙仍索而得之卽因谿田使者之便附呈記室庶以遂初心也公近來著作必多且關中山川雄壯西京風氣猶有存者爲助不少有便幸勿靳示教生迂踈淺促再出再逐無足爲公言者茲得歸卧蓬蒿竊自慶幸而平生貴游亦不敢一字相通唯公往日

之高誼則寔有不能忘者故復有此亮之

答史沱村都憲

節鉞臨常甚欲趨謁緣自浙歸日鮮鞭策林棲草卧
遂成頽惰寸心怏怏則猶冀從者東巡當候諸道左
以展平生然亦將進趨趨未敢必也忽辱華箋豐貺
俯賁丘園仰見我公誤愛之誼過厚之情迂踈鄙人
何以承之唯有感荷而已往時西北兵戎東南轉運
經世者尚憂民力之竭乃今海島江洋寇盜出沒而
村落無藉又且乘之而起蓋兼有西北之患矣唯公
沉毅練達遠近素孚將必有蕩平鎮服之策顧猶虛

懷謙已詢及芻蕘益可見公周悉萬全之至慮誠今日東南之干城師帥也但江洋之盜借勢於海寇而海寇之熾則寔始於浙東浙東門戶也蘇松堂室也蓋必謹門戶而杜其所入之路則堂室可以無虞不知浙中當事諸公其又何以處之若其始之所發端則固公之所素知而區區所不敢言者也然亦莫可追矣如何如何歸來杜門未敢預聞世故恃公之愛而杞憂廢恤不覺又發狂論唯公擲之同容乘便圖見諸惟益加慎重以慰士民不悉

答吳寓菴

客歲承枉過草堂天已向晚剪燭數語匆匆別去久
闊之懷未盡傾倒無任繫戀每欲奉候考槃以分寤
寐之樂而麋鹿之性不便城市竟至偃蹇京師書問
亦久不作令器子言處遂成落寞殊負通家之愛昨
羅村訪我山中始知高駕已出考槃頗爲猿鶴之訝
然亦知非兄所好也即辱手劄具領至情但所云新
報則不敢聞命鄙人拙直不能委曲時事且凡百認
真直前做去爲世所憎者不啻嵇康所犯而已苟全
性命待盡首丘亦竊幸矣豈宜再出兄謂少舒公論
何獨不諒私情也恃愛敢直致左右狂奴故態只此

便見難改金陵佳麗儀部清幽自不妨兄此行或少
需大用以展平生或遷轉圖歸終遂高尚惟尊意何
如耳使者去速草率奉復垂念厚情惟有感荷而已
臨楮固不能盡述槐野兄相會幸爲道意壬子秋曾
令犬子奉書未值持歸早晚當再布也

答曾汝道

浙中一接顏論知爲道器旣屢讀高文多受居廸正
資麗澤以圖興起斯文不意人事不齊遂成睽隔良
朋難遇勝會無常從古已然可勝歎惘昨聞召入將
謂必居禁近以行所學竊爲吾道之慶適承使翰始

知南補然留都係根本重地而兵曹有參贊之委似亦不當以散局視之也矧地方多警民物殷憂贊司馬以惠南國正執事今日之事區區鄙入草卧林栖實切仰賴恃忘形之愛敢直布諸左右幸留意焉農事方興未及遣人奉賀諸惟鑒亮不一

答王槐野

士君子誠有利於天下雖摩頂放踵如墨子亦所當爲不然則一毛之拔自是可惜蓋不獨楊子爲然古之至人如彭錢觀井腰索履輪猶恐不免其兢兢然愛身若是乎其慎重也是豈私其身哉誠亦知是身

之有用而不可以輕試也通乎二三子之見而吾道之時中可會矣公試觀今日之并可易觀乎僕昔爲縣令爲考功俱矢心從事以期不負平生固衆所知也然皆幾於不免昨在浙中痛其俗披文靡慨然一爲整理亦旣略有頭緒矣間有一二阿奉當路意指者遂曲爲讒構以致垂成輒隳區區一毛漫然拔去置之無用若再不知止此身寧有幾哉僕是以甘心裂冠毀冕而戴笠荷策終於山澤之癯無悔也公乃舉遵巖王子之說謂不若出而勉効功業此固見公體悉之至然亦涉於諧謔之嘲僕謂江左雖僻在一

隅亦代多傑特春秋以降未暇悉舉若唐之陸贄宋
之鄒浩范仲淹則固庸人孺子之所共知也唐子亦
豈肯偃然居於其上哉特王子之自道耳公固不當
置疑於其間也僕候天涼尚當至雨花靈谷與公一
見然後徧游寰宇山川以畢此生耳公其信我乎

附王槐野書 二首

頃睹邸傳凡調徙方面仍領原銜除前日之令矣如
是公且可出以明吾志夫世事浮雲造物小兒未有
大男子與小兒鬪者也白衣蒼狗斯須改變自昔人
固嘆之矣公號稱犖犖曠覽之士獨柰何不審斯道

乎寓菴公言公遠栖林莽之間蓋二年履跡不入于
市客有問其廬者輒匿而不與接則乃古人鑿坏之
意矣然此但可異于凡流要非所以通于大方之觀
也所謂大方之觀者譬猶之神龍潛則蟠于九淵游
則橫于四海潛見大小不可形求不可定擬故孔子
取之以喻君子貴變化之義耳若塊塊守一隅自以
爲操是以往即可立名當世此乃道傍槁立禿木耳
彼其蔭且不足休行人矧以上栖九日下覆八埏能
乎願公改絃勿用之以釣奇焉吳中古稱才窟然奇
雋者不數數見遵巖王子有言自季札子游以來歷

數千歲而始有荆川唐子若是乎其難且疏也今唐子旣出而公復欲以禮樂文章表見于世恐山川精華不能分而爲兩不若順導巖王子之意去之而勉効功業懷仁義之寶以振靡敝而抹瘡痍亦庶幾哉於當世之治可與前行名臣比踪矣今時已春暮新水灌渠宜卽理楫比適酬知己之私若肯軫懷離緒枉帆燕子磯下僕當攜酒一斛走大江之濱而觴公不則亦任所由而已

又

使者來時適長女之訃至旅况旣惡而重以是苦意

緒搖曳譬若懸旌奉公書詞甚欸懇委備僕徒誦之
不能具答也第當其痛苦時度無以解乃輒取公集
讀焉讀一二首忽復解脫然失手則又復苦矣僕謏
劣焉能序公集哉則是麗服而加敝冠也不宜然念
今之修詞之士徧滿海內至若公集云者固必傳且
可久遠僕亦欲托之弗朽則安可引却不爲任哉卒
之當効役也少選之頃僕欲請告去矣不能與公圖
一面之晤矣僕有刺心之痛茹蘖之毒故乃割情聲
利之塗耳若公則不宜輒有也秋至水平宜卽拏舟
北邁造物以小兒玩世人亦以小兒玩造物可

也所惠策問及教浙條約城斤斤當實不華要之在
變靡俗敦實學不辜任使而已然此越人高者亦能
言之不掩其光獨么麼之子不理耳傳曰禮義之不
愆遑恤人之言公素稱自信弗惑之士獨柰何用是
區區軫孤憤之懷邪語客有事徒傷心賢獨坐咄咄
又爲造物陰笑之不如蕩胸結舌更圖表堅之門斯
亦可以垂百世之譽矣僕觀公之志獨不得伸于越
自餘所至卽可致顯名毋持二慮且行且止倘天從
人欲得假旌節入關僕當持一觴于關下候之矣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六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七

書

復斬兩城提學

某賦性慙拙暗於人情每見事有未當多不顧力量
罔察顏色輒欲直前做去以是屢致困踣雖幸獲僅
存喘息而所餘亦無幾矣昨已分減迹世途老死丘
壑與草木同腐無憾也不意滿地皆寇感無寧居而
睚眦微猜又乘機報復曲爲肆侮故遂覩顏登途含
情北向幸出濟上對兄一論聊舒夙懷然亦未盡衷
曲也某縱匪才豈能隱忍以赴功名附麗以希富貴

哉蓋甚有不得已焉者耳俚辭直率感觸輒出不成
文章來翰云云豈有得於騷黃牝牡之外邪古有之
狂夫之言至人擇焉兄之謂矣北旋之日更當請教
惟兄直吐心曲以啓迂愚乃所望也

附兩城書

夜得嘉集捧歸不能釋手秉燭伏看大率涉獵萬一
卽如瞰溟渤之倪雖千靈萬怪未及覲覩然已嘆浩
渺嗟沈涵精移神駭遊目無朕矣兄文尤雄于辨議
善于名理覈切事實快當人心此今古文士所短而
兄如探佩囊如挹萬斛泉鄙人所歆艷而拊節者何

其幸也弟數年來激惋事勢輒張外服旣不得論思
謀畫有所裨補又不得撫機操柄獨任一面以試其
端常思著論數十百條與當世英特不眩流俗之士
上下其旨非兄而誰耶恨無緣扳維爲我延佇一假
傾倒而弟自苦土憂疾幾死而生氣骨銷靡無復壯
圖不能偕兄鼓柁于塗于邱畢願而殫慮也蹉跎日
月良多流光可惜兄必不以少頓爲意前期旣長事
無不可爲者詩曰何有何無黽敏求之冀兄檢括詞
色之間和劑剛柔之用自我御時諒不爲時御我也
草草致此萬不一悉

復徐華原提學

憶昔癸卯公在館中邂逅於尹湖山席上遂成相知
踰十年僅有西湖之會形迹雖若落落中間自有不
對面而相孚者矣頃僕次安德值公鳴鐸入境復得
沃領教言備悉往事不知僕何以得罪於永康如此
之甚也僕之此出鄉黨自好者不爲而志士之所不
屑顧甘心隱忍豈苟且以希旦夕之祿哉中間情事
寔有甚不得已焉者諒公已得其大都矣齊魯爲先
聖賢之鄉士人至今尚多朴實即得我公決然振起
僕之不得盡行於浙者能不有望於公乎今海內論

學者不少如公真切殆不幾見萬萬於風俗人心留意則斯文幸甚矣頃憇景州更辱使翰感荷高誼附此區區

寄任五岳

一別二十年矣瞻仰高蹈浮於峨眉劍閣之上邈不可即立懦廉頑裨益世教吾道之光也某賦性簡拙遇事直前屢遭擯斥漫不知改浙中學政不揣分量直欲障川迴瀾遂爲嚙者所排此心耿耿寔未嘗少負門牆鬼神在上不敢欺也家居灌園業已謝俗而窺阱投石同類甘心以致不能安席覲顏捧檄復走

京師大非平生甚失初志其中情事則有難顯言者
信乎進退維谷矣可柰之何卽與王南岷對論稍聞
起居恨不得縮地一見萬里附此冀舒積衷而逆旅
呵凍百不能一也

與王槐野宮諭

前月至榆林馳出邊牆數十里外登紅山觀石峽諸
處竒峻雄險與中土山川自是殊狀欲策騎再進以
窺險要而都喇諸帳隱隱在望恐惹生事之嫌遂勒
馬南嚮至鄜州卽得手書以古竒男子相慰勉謂不
當置苦樂於胷中此旣感服高義矣乃猶貽書趙周

二史爲僕捍衛凌侮委曲至情其又何以當之延州
在漢唐爲輔郡宋慶曆間更得韓范經畧其時民物
猶有所恃乃今逼于套虜役役防秋斯民無休息之
期而吏部因地苦寒所授州縣官多係雜流其至此
者亦自分無前進之路而終年敲朴吮瀝饑寒殘血
殆將涸竭矣當事者徒以防秋失事法例甚嚴故文
移旁午諄諄及之正不思此輩尤甚於虜而民之橫
罹就死者不可勝計宜四時皆防乃未嘗一及之也
平生不幸蒙疾惡太甚之名欲稍振之當事者必將
目爲過當故慙忍默處如坐庖厨中而聞嗚呼煎剥

之聲心能安乎不知公何以教之數日前過平涼會
浚谷托致意于公蓋不知公尚未出也

復谿田馬公

翁歸關中十年生亦屏居江左八千里路自謂無復
金陵之會矣前歲獲奉瑤篇有班荆之句不意昨卽
登堂欸教聚論宛如疇昔潛期豫定不爽毫髮孰謂
翁非神仙中人耶高弟楊生至再領嘉章華劄侑以
采幣翁古人也留意菲薄一至此哉延安古白翟地
漢唐都咸陽稱爲左馮翊蓋輔郡也宋仁宗時雖爲
西夏所逼而韓范經畧民亦按堵乃今則童山赭野

黃沙瀰漫一望千里窪洞居民無復廬舍乞食僵仆者橫滿道路而吞噬之吏如饑鳶餓狐者方且踵相接也欲起而揮之則不肖平日有疾惡已甚之名而當事者將以爲過當必無益于事欲坐視而不爲之所則分明見窮民魚肉不啻孺子入井惻隱之心時發於中莫能制之早晚倘得謝去以附于君子途庖厨之義是所幸也時事至此其真所謂蹙蹙靡所逞矣始知漆園老吏華山卧夫真聖人以上一等人也今日非翁其誰邪時切瞻承莫能朝夕茲圖復過長安冀一再候

與胥龍渚御史

行役過里門倥偬奉唁殊未成禮及至鄜奔走榆林
固原往復四三千里兩月間尚未有止息之期而防
秋虛文日易旁午唯是多失問候時負歉惕楊友至
乃辱華劄嘉貺感荷高情何以承之每思附驥同行
迄今二十餘載南北睽違風波各值以公之厚養玄
抱尚懼坎坷僕性疎鹵其又何言但時事日異月殊
不知將何底極今河西一路真若倒懸矣欲一解之
莫能措手方切惴惴不知公又何以教我也楊友去
先此附復卽日將趨長安諸容面盡

寄任五岳

別去門下二十年矣中間情事無可告語西望岷峨
唯咄咄書空而已混世不能求死不得乃復淪跡河
湟屏居白翟朝探毳帳夕聽胡笳豈有壯猶長技與
匈奴相角希功於狼望之比哉不過快一二之甘心
耳矧海寇出没江左流離殘經故業悉就漂落而平
日相知亦漸猜疑叵測時事至此誠進退無據矣每
思左右皎皎霞外謂爲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公
不可以當之邪嘉陵江上何日相對一吐平生濯沐
於光風霽月之中盡除塵垢也卽因葛聘君行便冗

率相聞大都如此其諸不足論已

與王槐野

鄙人迂拙不能諧俗已成痼疾矣若非胎中帶來便是纏染日久每欲改圖而臨事當景故態復發爲之奈何生成稟賦固未可知亦緣七八歲時就一鄉村老學究啓蒙俾誦孝經小學日記故事一兩條是時見古人行事便信以爲然及髫髻入鄉校從先達三泉邵先生游先生燕閒時輒陳說古今人物某某可爲師法及自叙平生居官處世曰願學古人無逐末俗旣先生謝世倬倬無依忽聞關中呂涇野先生論

道金陵徒步往從之先生一見甚謹謂余似西北人也問自何來語以邵先生故呂先生曰有自來矣留四三年日有所聞於是遂狂妄自信每自誦曰今人與居古人與稽斯言豈欺我哉未幾叨竊科第不揣工夫力量便欲見之施行一宰慈谿日抱吏情民事與太守爭是非旣移南考功奉行考察又直前爲之中間雖亦蒙撫按之謬推南科之會薦然而或自疏改官或被人論謫辛苦萬狀亦旣不能支矣憂居四五年自分不起乃復爲座主龍湖公追出再補祠曹尋以承乏外調浙江提學妄以厚風俗正文體爲已

任而寅緣挾勢之徒一切謝絕不意一二欲行冒臆者多方巧詆而永康尤甚以致改調此固吾丈所熟知也此來塞上邊人朴實旬月遂孚而千里軍民頗知愛戴總制撫按諸公亦甚相宜但家鄉睚眦者尚欲逞其報復而刻忌之徒又爲之鼓煽以致逃奴與弱子抗衡昨一聞之天親至愛不能縮地而歸附膺頓足竟夕不眠每一嘔吐痰血交流方知以蚤負山負乘致寇而少所學於二先生者適爲邯鄲之步耳豈真時勢有不同邪唯是草䟽陳情叫呼闐闐決意長往首丘以死足矣但恐家人不解只欲主人做官

捧䟽遲疑唯公肉骨之愛促令投上仍希委曲天曹
卽爲題覆早賜放歸無任願望

寄槐野

月初上䟽人去曾候起居乃人至今未返含情鬱鬱
見順錄知大作爲多其間數篇更可識認但此時道
路交錯方以競進相誇正宜崇尚恬逸以扶世風而
第五策問則幾於搜山矣此寔鄙人之所未解也秦
闡預事偶得李生蘇清才修行蓋素孚於貴省者也
茲上春官托介以謁闈人幸推薄分特加指教庶彼
此均荷全陝告饑軍民菜色匈奴寇塞潢池弄兵值

此多故本不宜有歸去之念但僕痰疾日作其諸
而擠之者方且下罪投石旦夕且不測矣前疏乞留
意催促題覆放歸倘荷生還皆公之賜也窮邊深雪
呵凍未盡知兄見諒亦不在多言

附槐野答書

使來奉公書乃知僕旣發鄉而猶塵使使存問何其
厚也方僕與公爲華下之會時誓將白首山中老矣
不謂檄書再至責僕愈益急僕本塵壒中人也遂因
有躍馬心以故抗顏復出計將效尺寸以酬夙昔耳
乃入京無幾何則輒有校文之役廿年勲名不出筆

硯間愧之愧之今公幸離棄文墨講戈馬之事矣乃
茲復徵之典秦闡焉雖執事論長然終罹毛錐之誚
未可倚以畢百年也僕自竣役來僅五十日竟日在
塵溷中乃忽得家報老親今在藥物中矣天涯游子
情其如何乃卒卒上䟽陳情附于令伯依劉之義䟽
下吏部吏部固不肯覆而僕服在近列又不敢拋印
綬去西望雲空徒有灑淚號呼而已頃之有肯爲僕
圖便計者旋當西轡得見老親于榻下今塊處戶內
聽有力者爲僕圖之然意緒搖曳無異懸旌也使
者來取報安能布辭乃勉爲之如此云頃在戶內當路

諸公有顧僕寂寥者僕以語次頗及足下前事而當路諸公云前事業已明白武進公特執法大嚴耳未有過也凡歷十數公言出一口若是則曾參果爾不殺人矣何又以疏請引避爲乎僕讀足下疏甚有意義且白璧旣別亦無苦怨蒼蠅可也使者奉主人令固欲上疏僕等固止之以故歸毋加譙呵以爲聽外人言有兩心也

附尹洞山學士書

陝西一錄當爲諸錄巨擘傳聞乃出公一手老學巨筆固知非咕呻鉛墨者所可及也關中士人又言公

近歷邊障良苦榆鎮忠勇聞天下比以將領失馭稍
易故步公之勤念若此士之感義效忠者寧不益奮
迅過前日哉文武將吏鮮得其人在處同然特邊方
尤甚勢重宜反但反之不容太急法治已甚餘者聽
其漸化正恐公未得久於其地耳久則何患不從我
之所革易邪海內正人星布無幾時方倚公爲重何
可言去如弟則真欲去無計憂危之積百疾橫作茲
獨以數尺之軀掣於多事之地卽弟愚人安得無爲
寒心若公則真不可去也來疏已聞爲槐野止之矣
不次

答陳行菴憲副

廊延傾蓋方慰夙欽而公卽揚旌河外頓隔千里晨
夕相思不獲繼見而鄙懷鬱鬱將孰從聞慷慨之論
一雪杞憂也閩浙奸寇冒倭侮弄江左日漸丘墟而
疑畏者尚未忍正名討賊吾蓋不知其所終矣卽今
邊鎮警報日聞雖霜凍草枯而南牧之虜猶乘羣覬
覷况腹裏饑民相率嘯聚在在有之目前之防久遠
之慮皆不可不爲之所也遠荷垂念特遺教翰侑以
番果鄙人方爲時擯棄而公獨格衆定交此其意誼
何以當之但文字之盟不敢聞命公試觀此際毛錐

之技正宜束閣公稱傑才何屑爲此少年時事也恃
在同心不當以汎然自外敢布隱衷幸勿曰痴人直
致乃如此也

寄趙浚谷

日從官歸辱手書高文光重小集不意敝帚蒙此錦
襲雖俚言不足爲世輕重而公之文則必傳無疑也
何幸何幸旣而玉牕使至更蒙惠贈長篇以李白清
曠之句發杜甫憂感之情持歸江左懸諸草堂常如
對公矣正擬修謝忽傳南疏論及鄙人此其機械余
亦知其必至於此秋間特疏乞歸正爲是也乃爲槐

野及貴鄉諸公阻不容上致南中果有此舉雖然但得脫去亦不問其自人自我矣撫按諸公固欲稽留待報余知此事首尾相應何報之待且萬里歸心恨不一蹴而至故遂出關失於修別谿田子署丞君追至途中懇爲其尊公索志因滯閔鄉兩日遂得附此區區回首浚山直與終南太華齊高而班荆則未可期矣可勝悵悵倚馬匆遽諸不盡言寒暄之態亦知公所不屑也

復馬光祿

尊翁豈直關中豪傑寔天地間偉人也墓石勒銘豈

宜委諸鄙人憶翁存日嘗以此見托而余卽以翁平日所言辭之矣執事獨不聞之乎翁平日嘗謂余曰吾關中人甚自知李空同與何栢齋素厚空同將死命其子無請栢齋爲銘曰栢齋一生清古吾則涉於任俠不當以人累文縱栢齋曲筆人亦不之信也王漢陂亦與呂涇野素厚涇野旣沒其子請漢陂爲銘漢陂曰涇野一生高古吾則放于聲色不當以文累人縱吾直書人亦反疑之也僕固硜硜鄙人不敢少有恣肆以此誤受尊翁之知然迂妄忤人方且爲時擯棄將不以文累尊翁乎執事以尊翁之誤託遂不

遠數百里必欲得余文了事而趙富平又爲執事致
詳余見執事之跋涉遠道且感尊翁平生之知長別
永訣亦願一附名者謹于閩鄉逆旅撰次以授來使
深愧蕪陋且道途匆促不能發揚盛美尚乞轉致三
石諸公刪潤庶或可以入石不然置之可也儀幣過
厚附使返璧不允赧甚赧甚

寄鄭少潭提學

關中一聚纔得各罄平生未幾乃復散去至冬始聞
公讀禮之報而唁慰未及渭北江東方切悵惘而天
變人言相繼並作大駭見聞皆從古絕無之事諒公

亦既知之矣更復何言春仲渡龍江遂留止天界禪
院冀將叩公之廬而萬里倦翼姑且淹息南望齊雲
殊興仰止匪朝伊夕當與公握手論心於其下矣胡
霞洲行附此區區鄙懷種種固不能十一也

答萬履菴

關西之行固有爲而出然其河山雄壯人物瑰奇亦
此生緣分總不能避也西歸過金陵時已春仲計海
寇將至遂止於天界僧舍未幾寇果作矣寒家竟爲
標掠此不足論而都人恂恂天界又似難居乃復移
寓城中既有此身卽有此累而百凡遭際真如寒暑

晝夜固有所不免矣可如何哉即承使翰達及謂僕不失本來面目久不相見而相信如故兄之誤知乃至此也聞兄有江西之命此邦人士素有義氣清議甚明殊爲兄喜然亦不知近竟如何兄粹抱厚養何所不宜但僕舊游之地故一及之至如兄亦不煩費處也可速行勿緩

答李汝正

關中一出固非得已但嵩洛河華因之徧歷而同志之士亦隨處訂交看來自是此生分定總不能逃也然靜言思之五十年來真成一夢雖由此以至百年

無問通塞要亦不過是耳今方醒覺夫復何言故人
如君久不見只尺道塗能勿懷思特以坐懶遂失書
問忽覩手翰儼如覩面殊爲慰浣而軟茶見遺甚適
避暑烹泉之用知吾友體悉之深也天涼有興不識
肯一至乎家中積書昨爲寇毀已遺書近曾此等業
障正不足惜蓋前十年吾已意其有此矣此皆吾友
所嘗聞者非今日爲此過激之言也其諸可以類推
統不必計唯此身雖是幻形還當保重須要脫然勿
爲外物連累可也老彭至人一無所動惟慎於觀井
豈無謂也哉恃愛及此幸一體之餘蓋難言矣

與許德卿戶部

往歲邂逅濟上霜月寒宵一晤卽別未盡之情彼此
同也旣寓關中更辱手翰仰知雅愛拳拳而萬里河
山益增悵惘鄙人此出志士不屑豈得已哉憶亦嘗
畧布衷曲矣今春固爲嚙者所排亦適遂倦游之念
當此時事更復何言卽今海寇陸梁室廬漂蕩旅次
金陵稍延時日只尺五河恨不能一扣廬下以展情
懷我懷如何每聞讀禮之暇粹養玄抱絕勝凡流殊
慰遠思梅友歸敬附起居此友清才雅思固執事所
知懸企之私不能什一更托道之

答張水南光祿

海寇追矣非鉅公雅量安能高坐於大江之濱也恐
日甚一日如何如何十一二年前嘗與公論於白下
每虞有變豈公遂忘之乎縱使海不揚波人心叵測
亦可畏也某關中之役原非得已始爲人驅出旋復
爲人驅歸且彼中事體日值虜衝尤更難處今脫虎
口姑且偷生當此時節何暇論出處進退一一對人
前別白邪但勞逸生死之說莊周固爲曠達及見彭
錢觀井則旣覆以輪且繫之樹而愛生又若是乎其
至也某卽次金陵旦夕業業常恐不免江陰正海寇

往復之地公亦嘗有觀井之慮乎昨聞瓜洲有磨麪
爲生者寇至負磨以行遂爲追及今江東巨室留戀
輜重不早爲之所吾恐未必不爲此人之磨也恃平
生之愛茲又荷公垂念敢獻迂愚知不足以博公之
一笑也寒家所積別無長物唯書千卷五月三日已
盡爲寇毀荃蹄糟粕固宜其罹此變矣畏塗坐懶不
能東歸一視而兩歲去左右卽又聞公有孔懷之戚
亦不能趨走慰唁誠天地間之棄人也冒暑附謝言
多不次

答畢松坡提學

某林壑廢人自分與縉紳睽絕回思往事若隔前生
矣唯是雖素慕高名亦不敢輒通一字頃表學諭至
伏承珍劄雅貺教愛兩悉情文備至登拜恍惚儼然
如在夢中也通誌一事二十年前僕令慈谿值少湖
公督學纂修會承分委既各散去遂不成書後僕再
至浙中感今思昔冀了初心而舊稿一二乃復蠹鼠
散逸欲顯然修輯又恐增一事端壬子場屋旣畢潛
於衙中校勘及癸丑報至遂窮日西歸竟致廢閣昨
甬江公左顧論及就以原稿與之會託轉致足下以
終此舉及其旋師之日乃云此稿茫無頭緒非創始

之人似難整理復歸敝筭梅林公聞之欲仍見委僕
笑謂丘明未育馬遷遭腐託史以傳余非其人已甘
與樗木同朽矣豈得復顧唾去之核哉若欲僕至浙
中之說前已面辭諸公今不敢聞命矣

復總制梅林胡公

某田野廢人也困伏草萊不敢預聞人間事唯海上
之寇則東南生命所關時切憂惶昨聞平定不覺起
舞歡呼欲修一啓奉賀并致病加小愈之說因無便
役將作復止頃田張二生至獲拜教翰仰荷不遺更
聞威懷遠近動履亨嘉二生委曲詳述殊令鄙人快

愜然兵事尚密此中諒公必有作用非人所能知也
慎重慎重所諭浙江通誌一節某前已爲公言之矣
今公必欲某至浙固居肆成事之意而二生又傳道
館穀之周使令之便某處困乏非不欲藉此以度時
日且可附名簡末也但某嘗備役浙中濫竽師道藻
鑑不明昧於題品旣以子弟之故得罪於其父兄乃
今退斥自分老死山中無憾矣可復以其父兄之故
得罪於其子弟且曳敝衣破履強顏於人士前邪公
必欲備一方之誌則兩浙才賢如雲瀚星列其見居
廟廊者雖或不暇爲此而考槃高蹈者固班班在也

其視鄙人何啻九牛一毛顧可冒爲此乎某是以未
敢奉命也某若未填溝壑遲以歲月其於此誌當或
有聞於左右如雍大紀楚紀之類庶乎可以不負公
拳拳之意矣

答鄭伯原

數年不見時事變更鄙人已作山林樗朽湖海飄萍
矣乃煩遠涉江東訪我孤跡此豈近來世態可同論
哉當於古人中求之也是日兒子近魯亦至天啓宿
緣要非人合但草寓荒涼青芻白飯不能久投賢者
之轄耳卽去宣城又承使翰益見拳拳中間論及講

學一節大畧與鄙見相同但此等事看來亦甚有關
係三代以前人同此學公侯兎冑率皆一道泯無形
迹迨後各務已勝日異月殊延及宋紹興間遂立門
戶惟事清談而中原板蕩不一及也且不論其真僞
如何縱盡是聖賢亦於君父何益矧在目前則又難
言之矣余廢棄人也方憂此身之無下落奚暇如前
日爲他人計哉孔子曰道之行廢命也其柰之何只
今大江南北豈唯海寇爲亂而游兵出沒搶攘更甚
值此洶洶苟全性命亦自幸矣恃愛遂布衷曲諒不
視爲過慮也小兒數日前已回常州承念及併附知

盱江之棹發於何時揮汗直致不勝戀戀

答大宗伯孫季泉

旂廢棄歸田無所事事自謂頗遂拙人之願矣詎意
賊奴結黨肆侮無所不至謗牘誣牒傳播上下平生
辛苦恣意污蠚此固不足論矣而家人何辜受其纏
累且其誣搆總欺天罔人亦明白易曉只緣狼貪梟
逆之黨互相翼護而忌刻嫉妬之家又幸吾輩之有
事遂縱蛇驅虺以至糾結而不已也賴撫按諸公廉
知其故究其誣誕雖未及正其必誅不赦之罪而小
懲大戒亦庶乎有保安善良之微意矣柰甫踰一年

而尋齋公至復爲所欺此或有力者爲之先容亦不可曉卽承手翰知尋公虛心察理諏諸大賢君子其事之始末固了了於胷中矣府縣諸公亦將執之下獄而此賊通番事露遂又逃避愚恐惡孽不除將乘間復生故叫號公庭必欲搜而出之以正法典意外之虞誠亦不暇計也卽奉窮寇莫追之教已聞命矣敢不佩服此奴窮兇極惡豺虎不食有北不受唯天在上踈而不漏今其破露殆將除之弟孤危廢棄之人唯順受以聽之耳但衆口鑠金聚蚊成雷忌嫉者方務爲此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如公等者則寔無

幾人也公其謂我何使人行速言詞直致唯公亮之
不久當至秦淮叩關面呈也

附孫季泉書

南都多暇正喜晨夕往復然每見公鬱然若有不樂
初疑以公之曠達顧於去就得失之間乃亦介意如
此昨見大洲道公近來心事乃知公爲豪奴所侮而
嫉忌者助爲讒謗致使令器少年博雅亦爲所誣因
思公直諒慷慨同年中素所推重顧中道困厄不得
遂其生平之志吾黨已自不堪矣乃復有此殊爲不
平偶會尋齋已爲公言之頗詳尋齋知弟素不涉間

事而於公獨懇懇焉遂亦了悟且云石城大壑曾言
薛公不理于鄉人以致愛憎異同余謂此真中公病
也公自今以後宜輯柔辭色慮以下人衆猜當自消
沮近聞此奴事亦漸露公於此時正宜安靜以需天
定願勿追窮寇以生別變可也人便附此區區得暇
可卽至尊寓早晚約石城諸公出郭一叙也懸望